禮記集解

禮記卷四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二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釋文襚音遂

鄭氏曰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孔氏曰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愚謂諸侯各以路之上者爲先路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也其次於先路者皆爲後路鄭氏以爲貳車非是褒衣亦冕服也以其爲天子之所褒賜故曰褒衣冕服謂其次於褒者也先路與褒衣皆所受於天子者故不以襚人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釋文遣弃戰反下遣車遣奠皆放此章本或作鄣音同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愚謂每牲體一段謂之一个周禮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是天子遣奠大牢之外兼有馬牲也士喪禮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天子四牲每牲取全體三折分八十一个分爲九包每包九个而遣車九乘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各取全體三折分四十九个分爲七包每包七个而遣車七乘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全體三折分二十五个分爲五包每包五个而遣車五乘是遣車之多寡各比視其牢具之多寡也以疏布爲車蓋又四面設障蔽所以避

塵土之汚也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釋文粻陟良反

鄭氏曰粻米糧也愚謂當時有遣奠兼設黍稷而并載於遣車者有子非之以爲喪奠牲牢而外惟有脯醢而無黍稷不當載粻也案士喪禮喪奠皆無黍稷而黍稷之奠自設於下室月朔薦新有黍稷則下室之奠不設也旣啟以後遷祖之奠及祖奠遣奠亦皆無黍稷葢亦以有下室之奠故耳然遣奠雖無黍稷而黍稷麥別盛於筲則固有粻矣不當又載於遣車也鄭氏以爲死者不食糧故喪奠無黍稷果爾則牲牢脯醢死者豈嘗食之耶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也孔氏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

之祭也吉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云孝喪凶祭自虞以前之祭也喪則哀慕未申故稱哀愚謂士虞禮卒哭猶稱哀子至祔乃稱孝子蓋卒哭雖以吉祭易喪祭猶未忍遽稱孝至祔祭於廟始同之於吉祭也兼言孫者容父先沒而適孫主祖父母之喪者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孔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之惡車也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愚謂禮服自元端以上衣

之長與幅廣相等故謂之端衰衰之制亦然故謂之端衰然吉時禮服皆端而元端之袂圜殺與朝服以上侈袂者不同喪衰與元端同制者惟士之喪衰爲然若大夫以上其喪衰與朝服等同制其袂亦侈不與元端同也端衰無等謂其布之升數及齊斬之制也爲父皆斬衰三升爲母皆齊衰四升是端衰無等也天子喪車五乘而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與天子始喪之車同是喪車無等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釋文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鄭氏曰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不蕤質無飾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愚謂蕤者冠纓之結於頤下而垂餘以爲飾者也大白冠緇布冠皆無武而別爲缺項以固冠其纓惟一條屬於武而上

結之故皆無蕤水之下曰委足之下曰武卷在冠下故以名焉元冠吉冠縞冠大祥之冠也喪冠無武與古制同故其纓亦無蕤元冠縞冠皆有武與古冠異故其纓亦與古異而有垂餘之緌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巳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巳可也 釋文迎魚敬反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巳唯孤爾可也者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巳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孔氏曰儀禮少牢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云弁而祭於巳與少牢異故知是孤親迎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班序愚謂特牲禮元端少牢禮朝服皆特祭也大夫弁而祭於巳其干祫之禮與大夫干祫服爵弁般祭禮盛也然則士

之干祫蓋朝服與服之差等爵弁之下爲皮弁皮弁之下爲朝服皮弁純白不用於祭祀士以元端特祭以朝服祫祭大夫以朝服特祭以爵弁祫祭進朝服而上即爲爵弁故記者欲許士以爵弁也若如鄭氏之說則大夫尚不得服爵弁而遽以許士恐不然矣

暢曰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釋文鬯本亦作暢椈弓六反枇音匕本亦作朼長直亮反刊苦干反

鄭氏曰臼杵所以擣鬱也椈柏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孔氏曰梧桐也擣鬱鬯用柏臼桐杵爲柏香桐潔白於神爲宜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用桑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特牲禮枇用棘心是也畢以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吉時亦用棘畢末頭亦刊

削之杙亦宜然愚謂此言暢臼及杵亦謂喪事之所用者周禮肆師大湖以鬯則築鬻鬯人大喪之大湖共其釁鬯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釋文率帶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帶

此謂大帶之飾也率讀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采飾物之名也凡飾三采者以朱白蒼此二采其朱白與生時大帶死則用以襲尸故於此言之鄭氏謂此襲尸之大帶異於生非士襲變元端爲稅衣以其在內也若其在外之服皆與生時無異何獨於帶而異之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甕於貢反甒音武筲所交反衡依註作桁戶剛反徐戶庚反見音間廁之間同棺衣也間如字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𧙼字音古辨反折之設反○按見字當音賢徧反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庪甕甒之屬

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孔氏曰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也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所以庋舉甕甒之屬也見謂棺外之飾既夕禮註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實此甕甒筲衡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而後以折加於椁上以承抗席案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註云於旁在見外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畧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兼有人器鬼器人器實鬼器虛愚謂此言葬時藏器之法醴卽所盛於甕者醴有黍醴稻醴粱醴故言此醴是稻醴也甕實一觳甒實五斗筲畚屬以竹或菅草爲之見謂棺飾帷荒之屬棺在帷荒之內而帷荒在外露見故因謂之見也藏

器既畢乃可加折故曰而後折入

重既虞而埋之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曰既夕禮初啟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此註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愚謂鄭知就所倚處埋之者士喪禮重出自道之後無再入廟之文故知埋重在祖廟門外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愚謂觀此則謂婦人有受命之法者非矣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釋文辯音偏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孔氏曰凡當大斂

小斂及啟殯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
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既事則
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者不帷謂既葬也椁柩已
去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
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迎君也君即位車東出
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氏曰謂君來弔臣之葬
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
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
人在車西東面而拜也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

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
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立近門內西邊北面
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踊畢先出門待君君來則
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君弔事畢便應去不敢
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反謂君使人命孝子反
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
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設祖奠也愚謂此謂士之喪未
啟之前君有故不得弔而至是始弔也曰若者明其爲
非弔禮之常也檀弓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弔於宮將出
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乃退彼謂大夫之喪君始
死已來弔至葬又特弔故有引車之禮此乃君始來弔
弔非因葬故不云引車也知非弔大夫之喪者喪大記
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

外命之反奠乃反奠此亦云出待反而後奠故知爲士禮柩既在堂下則君卽位於阼階下西面故主人在柩西中庭東面而拜也門右門東也凡君弔主人受禮於阼階南中庭卽位於門右北面此以君在堂下柩東迫狹故變位受禮柩西之中庭其卽位於門右北面自如常法耳此非有事於柩左右不據柩言也奠或說以爲祖奠是也檀弓君弔於葬命引之乃退不云命奠此必命之奠亦始弔之禮然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釋文稅他喚反袡字又作衻而占反○鄭註元冕或爲元冠或爲元端）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襺也纊爲繭緼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

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元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愚謂此襲衣凡五稱繭衣裳者衣裳相連而著以綿纊者也繭衣裳乃褻衣必以禮服表之乃成一稱故喪大記曰袍必有表稅衣纁袡所以表繭衣也稅衣色黑卽元端也謂之稅衣者以其衣裳相連若婦人之稅衣也所以連衣裳者生時禮服內有中衣襲時內有袍繭外有皮弁服之屬而元端服在其間故如中衣之制爲之衣裳相連以一服而兼二蓋士之襲禮然也纁絳色也袡猶緣也素端制若元端而用素爲之蓋凶札祈禱致齊之服也周禮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此爲第二稱也皮弁爲第三稱爵弁爲第四稱元冕爲第五稱案士喪禮襲衣三稱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此襲

衣五稱而又有元冕則大夫之禮也子羔未嘗爲大夫元冕其褒衣與襲衣不用偶數有褒衣則復加一衣以合奇數葢禮然也不襲婦服者纁袡婦人嫁時之服也葢大夫士中衣用纁緣子羔之襲其元端服連衣裳爲之如中衣之制遂并用中衣之緣與婦人嫁時之服相似故曾子譏之以此推之則用衣以表袍者雖連衣裳爲之而不當用緣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使色吏反館本亦作觀音同

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

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氏曰居閒謂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閒也皆者皆於貴賤婦人也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愚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日爲五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爲七大夫三日而殯三日爲三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爲五士亦三日而殯始死踊小斂大斂之朝不踊至斂時皆踊爲三也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七日而殯當九踊也觀此踊數則君大夫殯日皆數死日明矣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釋文卷音衮

鄭氏曰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

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孔氏曰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也元端一者燕居之服元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冕服之裳也鷩毳中間任取一服也爵弁二者此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在上華君賜也愚謂公君也上文公七踊下文公大夫士一也公升皆通謂五等之君此不當獨爲異義卷衣一據上公言之若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此襲有褒衣而九稱則公襲本七稱有褒衣故加二稱而爲九也然則襲之衣數士三稱大夫五諸侯七有褒衣者皆加焉天子益十二稱與喪大記大斂之衣君同以百稱則襲斂所用之衣數五等之君亦同也朱綠帶者玉藻所謂雜

帶燕居之所用也兼用燕居之帶者以襲有元端服也申重也申加大帶於上言重加大帶於雜帶之上順其衣之在內外也○凡生人之衣最內爲明衣其外則冬有裘夏有葛春秋有袍襺之屬又其外有中衣又其外乃有禮衣若元端皮弁冕服之屬也襲衣衣之於身所用與生時悉同但四時皆用袍襺而不用裘葛耳士喪禮襲衣內有明衣裳外有褖衣皮弁爵弁三稱而褖衣連衣裳爲中衣之制則不復用中衣上文言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卽此制也公襲衮最在內不爲連衣裳之制則袍襺之外衮衣之內又當有中衣矣蓋大夫以上之襲皆加此與○鄭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繫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

變必備此二帶也孔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旣非革帶又非大帶衹是衣之小帶愚謂士惟有大帶君大夫有大帶又有雜帶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及此篇所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者大帶也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及此所言朱綠帶者雜帶也鄭氏解玉藻謂君之大帶以朱綠爲飾至此篇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則君大帶飾以朱綠之說已不可通則云襲尸之大帶異於生至此節又言朱綠帶則謂襲衣別用此小帶異於生其說支離無據蓋率帶之帶卽生時之大帶朱綠帶卽生時之雜帶而襲尸皆用之初未嘗異於生也士喪禮襲有韎韐韎韐必繫於革帶則襲固當有革帶矣然此朱綠帶言中加大帶於上則所加者實朱綠帶而非革帶也且

生時大帶雜帶不一時並施而其所繫則同處故襲時加大帶於雜帶之上若革帶則生時與大帶並用而繫於大帶之下故韠繫於革帶而其下與紳相齊則襲時亦不得加大帶於革帶之上矣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環絰謂以絰環加於首也小斂環絰者小斂奉尸侇于堂畢乃降而東襲絰焉士喪禮苴絰大搹要絰小焉饌于東方卒斂主人卽位拜賓襲絰于序東是也公大夫士一者蓋他服如衰杖屨之屬君大夫士變服之節有不盡同者而環絰則皆以小斂畢時也○鄭氏謂環絰爲一股之纓絰非也一股之絰舊說所謂弔服之環絰也環絰說見檀乃經記初無言小斂時主人加弔服之環絰者小斂環絰謂環加苴絰豈可以弔服之環絰混之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孔氏曰公升謂公來升堂商祝主斂事者也臣喪大斂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將至則徹去之比君升而商祝更鋪席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愚謂席最在下云商祝鋪席則知絞紟衾衣皆再布之矣爲君欲視其衣衾之美惡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釋文廣古曠反長直亮反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用制幣元纁束今魯人雖三元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愚謂內宰職註引天子巡守禮聘禮註

引朝貢禮皆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賈疏引趙商問純四咫之義鄭氏謂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是制幣長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也今魯贈幣廣止一尺長僅終幅二尺四寸是長廣皆不如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

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襚賵之禮此明弔禮也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以其凶事異於吉也相者謂主人傳命者也喪無接賓故不言擯而言相此對文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案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入告出請是也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也主人升堂西面者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今有事於殯故稱子對殯之辭也若對賓則稱孤某也

愚謂弔者謂上客也凡門外之位以客禮者東面以臣禮者北面以燕禮賓東面大射賓北面觀之可見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者客禮也介在其東南北面者下賓也西上者統於賓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也蓋凡諸侯聘弔之使在主國門外之位皆如此鄭氏聘禮註謂聘賓北鄉介西面故孔疏以此爲異於吉然鄭說實無所據也主孤西面在阼階下西面主人之位也如何不淑弔辭也孤某者諸侯在喪未葬自稱之辭也下文云既葬蒲席知此本據未葬之禮也若已葬但稱孤也孤某須矣肅賓之辭也升堂而弔者諸侯之禮然也兩君相弔則賓主皆升堂君弔其臣則弔者升堂主人受禮於中庭若大夫士相弔則賓主行禮於堂下也弔者降不言子降者子不降待後事也下含者襚者賵者皆言出則

此脫出字明矣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釋文含本又作唅說文作琀同胡闇反

鄭氏曰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氏曰此明含禮宰夫朝服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此弔者既是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愚謂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弔使亦然此上客弔上介賵又以次介二人爲含者襚者據上公侯伯之禮也若子男三介則賵含皆以上介與諸

侯五日而殯鄰國弔含之使鮮有以殯前至者其含與襚蓋亦但致其禮而已含玉皆碎之此致璧擬爲含用耳非謂即用此璧以含也此璧蓋亦五寸以下致命之辭亦曰寡君使某含凡奠于殯東南者在殯東而稍南凡含襚之物南上以柩南首也有葦席者含襚之物不可委於地故設席以受之旣葬蒲席者凡諸侯相於喪禮皆始死遣使來弔葬時又遣使會葬或國中有事故始死未得即遣使故旣葬而弔使乃至也旣葬稍吉故用蒲席蒲席精於葦席也喪大記大斂大夫蒲席士葦席但言旣葬蒲席而不別言他禮之異則葬後含襚賵其委襚衣圭璧仍於殯之東南以柩本在此故也宰小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朝服元冠緇衣素裳也案聘禮遭喪則使大夫練冠長衣受于廟此

宰取璧乃朝服者彼代主國君受禮故練冠長衣此主孤自服衰絰受弔故宰取璧朝服也宰取璧朝服則含者亦朝服與屨爲服末凡喪中因事而變服者惟其屨無變也○孔氏云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若新遭喪則主人不親受故聘禮遭喪入境則遂也將命于大夫主人練冠長衣以受此謬說也聘賓非爲喪事而來其所聘者乃薨君故使大夫受於殯宮若弔含之賓本爲喪事而來未有爲喪主而不接弔賓者雖初喪豈有使大夫受之之禮乎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

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

階其舉亦西面釋文要一遥反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

授襚者以服者賈人舉者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孔

氏曰此明襚禮也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

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

執冕服故於此畧之經文先含而後襚則含重而襚輕

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曰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

下者在後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以服者是賈人也

襚者西面舉者亦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以入爵弁受

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

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

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大路褒衣不以襚此外無文愚

謂含襚賵之辭同獨於襚言之以見上下也襚衣東西委之南領西上孔氏謂重者在南非也受服以次而近者欲於事敏也宰夫宰之屬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不言其服者不變服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釋文賵芳鳳反孤須矣從此盡編末皆無某字有者非乘繩證反輈竹由反○今按孤某當有某字陸本非是○鄭註使或爲史

鄭氏曰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孔氏曰此明賵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在殯宮中庭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爲賓而設則路在

馬西故覲禮路下四亞之註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北輈者謂大路輈轅北嚮也愚謂賵以上介賵者賵禮重於含襚也賵在含襚之後者賵物以助葬先含次襚次賵以喪事之先後爲次也執圭將命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以將命也乘黃四馬黃色也周人黃馬蕃鬣故馬之爲庭實者皆以黃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是也大路賵車也先路不以襚此曰大路者尊其名也士喪禮公賵元纁束馬兩又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是士禮賓賵亦元纁兩馬也此諸侯禮有乘黃大路執圭將命然則大夫之禮蓋元纁束四馬與北輈者向內也凡喪自不祖以前陳車皆北向故此車亦然馬在

路西者此時柩在堂上主孤在堂下堂上之物則統於柩而西上堂下之物則統於主人而東上也既夕禮車以東爲上者爾時柩在堂下車直東榮統於柩也言執圭將命於車馬之間者客使先設車竟乃牽馬設於路西言上介執圭將命與客使設馬之節相當也坐委於殯東南隅者圭尊於璧委於席上而在璧之南也宰不言其服者因前朝服可知也○孔氏曰隱元年公羊傳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註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既夕有贈賵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也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

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賵奠所知則賵而不奠此諸侯
相於旣疏故無奠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
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
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
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
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
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
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二傳但譏兼禮不譏
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
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
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
如諸侯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以外推此可知愚謂孔氏所言含襚賵賻奠禮數之差皆是也有喪相弔含襚賵者邦交之常禮也其有甥舅昏姻之好者則又有賻焉至贈則會葬時之禮非行於弔時者也葢古者諸侯弔聘之所及者皆其同在方岳之下者也故左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先王之世非同方岳則無同盟之事也以春秋考之隱桓莊閔之世所書者皆東諸侯之事也以晉之強大而自僖公以前其事無書於册者葢晉在并魯在兖赴告聘弔之使原不相及葢先王之舊制如此自霸者旣興邦交自繁於是赴告交馳於四國而其禮或亦不能備故有如秦於魯成風之喪僅有襚徐於邾宣公僅有含者葢以舊制本不當相弔襚故其禮止於如此而已足也至諸侯之於天子必當備含襚賵賻之禮故春秋武氏子來

求賻蓋以禮之所有者責之也若天子於諸侯則如惠公仲子僅有賵成風有含賵此或周衰不能備禮大約同姓異姓庶姓其恩禮當有厚薄但其詳不可考耳諸侯於其臣則士喪禮有襚有賵卿大夫宜更有含天子於其卿大夫士亦當如此鄭釋廢疾所推亦大畧得之惟其言天子於諸侯之臣當如諸侯之於士者則非是蓋陪臣疏賤其喪固不敢上赴於天王而天王於諸侯之臣亦必不能一一而弔襚之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釋文鄉許亮反

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立於殯之西南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愚謂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者言於子拜稽顙之時而西面

委之亦若避子之拜然也宰小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
其含襚幣玉之事又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襚衣輕故宰夫主之圭璧重故宰舉之凡臣之升降宜
統於君此主孤自阼階宰與宰夫乃自西階者含襚之
物皆在西由便也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鄭氏曰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愚謂鄭氏云禮
畢者弔含襚賵奉君命而行者其禮畢於此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
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
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
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
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綍音弗寡君命絕句下放此使色吏反○今按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為一句陸氏命字絕句非是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曰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皆奉君命而行如聘禮之聘與享故在門西此臨是私禮若聘禮之私覿故在門東愚謂臨入哭也弔所以慰主人臨則使

者自致其哀上四事皆奉君命而行臨則使者之私禮也一介猶一个也老所謂寡君之老則此客乃諸侯之卿也相執紼謂助執其喪事也門右門東也入門右者入闑東而右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以非爲其君行禮故不敢以賓客自居所謂私事自闑東也按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此弔者既從主人之辭亦當如私覿之禮出門而復從闑西以入而立於門西此但客立于門西不言出而復入者文畧也聘禮介立于賓右而西上此介立于賓左而東上者變於吉也於此言孤降自阼階則自與客升之後未嘗降矣弔爲君行

禮故客升堂致命主人亦升堂而拜之臨爲臣禮其位在門西故主人必降階而拜之也孤降自阼階則升亦自阼階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以客由西階故主人避之而由阼階有爲爲之也升堂哭踊者亦諸侯之弔禮然也若未葬則哭踊之後主人當降即阼階下位客當復門西之位而設朝奠既奠然後客出此於哭踊下即言客出者文畧也送于門外送於大門之外也凡喪禮不迎賓於其去則送之○孔氏曰案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愚謂此言一介老則諸侯之卿也然會葬之使例尊於弔若諸侯相弔使卿則會葬亦必使卿然諸侯三卿若爲一國之喪而頻使二卿於外則勢有所不能然則此

弔者蓋攝卿以行者與然自稱一介老則其非士決矣
而子大叔言先王之制士弔卿會葬者凡左傳中所言
先王之制不必皆可據且諸侯國有大小則其相弔之
禮容有隆殺或弔於大國使大夫攝卿敵國使大夫小
國則使士也但子大叔對晉人特舉其殺者言之耳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傷痛已之親如君孔氏曰國有君喪而臣
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
於君不私於親也愚謂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無弔人
之法故疏惟以他國來弔者言之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
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釋文馮皮冰反本或作憑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此愚謂此與喪大記小異蓋上有脫文與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釋文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

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引車也專道人避之孔氏曰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專道而行喪在路不避人也三事爲重故與天子同愚謂終夜燎孔疏專以啟後言之然未殯之前設燎亦終夜也故士喪禮小斂之後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是也蓋始死柩未藏既啟柩已露須備非常而治殯斂爲葬具爲事嚴急亦非窮日夜之力不可故必終夜設燎也柩車駕馬或有傾覆奔軼之患故必以人輓之也專道而行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由中央

今此柩車專一道而行也柩車執紼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差次言士當用百人人旣衆多非專道不可行也此三者皆無尊卑之異故雖士得與天子同也

禮記卷四十終

職員秦順後學陶　琳校栞

禮記卷四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孔氏曰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也愚謂父喪小祥後遭母喪則應服母之服而爲父祥禫則必服父除喪之服以明遭母喪以後服雖主於新死者而於舊喪之哀亦未嘗不兼隆焉故服其除服以明哀之至此而除也若母喪未沒而有父喪亦如之○孔氏曰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不

忍凶時行吉禮也愚謂母喪未葬則練祥之祭不行既葬而祭而亦服其服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孔氏曰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喪皆在父母服內亦爲服除服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前文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愚謂此謂一時而並遭期與三年之喪者也一時而並有此二喪則當爲重喪服而當輕喪之除則必服其服以明哀雖隆於重喪而亦未嘗不兼有焉故以除喪之服表之也除謂卒哭變麻服

葛及於主人之練而釋服也若諸父昆弟無三年者則至期已爲之祭而除服若父母之喪既葬而有期喪則變服期服於期喪卒哭而反重服於親喪既練而反期服於期服除而反練服若既練而有期喪則爲期喪服其除父母之喪也服父母之服此雖但言諸父昆弟然喪服大功以上爲親則從父昆弟之服亦當然葢三年之喪齊衰變既葬大功變既練既於三年之喪而並爲之服則必於三年之喪而並爲之除矣三年之喪雖既練不爲小功緦變服故不除惟於哭之也則服其服而往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釋文潁口迥反徐孔潁反沈苦頂反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潁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喪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

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穎孔氏曰既穎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服葛無葛之鄉則服穎也後喪既穎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庾氏云後喪既穎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期父喪既穎母之練祥亦皆行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釋文附義作祔出註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爲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孔氏曰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

禮祔於祖也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以高祖入於太祖廟其祖傳入高祖廟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又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兼言祥者恐未祫故也然王父未練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愚謂喪既卒哭而祔祔畢還祭於寢至練而後壞廟天子諸侯則於練後祫祭之時以次遷其廟大夫士雖無祫亦於練後將大祥時遷毀其廟至除喪乃奉新死者入廟而吉祭焉今祖未練而孫死則高祖之廟尙未遷未祥而孫死則高祖雖或已遷而祖尙未入廟皆疑於孫之

無可祔嫌當如王父在而祔於高祖之禮故言猶是祔於王父猶如字言猶祔於王父而不祔於高祖也祔於王父者王父練祥祭於寢蓋於寢祭王父而祔其孫與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鄭氏曰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孔氏曰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哭於殯宮嫌是哭殯故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卒終已奠而出改服卽位者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而卽昨日他室之位如始卽位之禮謂今日卽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時愚謂外喪謂兄

弟不同國者之喪也他室側室也哭同姓有服之喪宜於阼階下西面今乃哭於別室者殯宮朝夕哭之位在阼階下若哭外喪於此則有哭殯之嫌也入奠卒奠出以下謂聞喪之明日又哭之禮也凡哭者三日而畢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釋文與音預下同濯大角反它音他

鄭氏曰猶亦當作由攷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愚謂既視濯謂祭之前夕既視滌濯祭器及餕饎之屬也猶亦當如字祭事始於視濯既視濯則不可以中輟故雖父母死而猶

與祭也然臣將與君祭而父母疾病將死則固當以情告於君而使人攝之矣今乃猶與於祼瓚者葢謂猝然遇疾若魯叔弓涖事而卒者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孔氏曰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
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
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
散等栗階為新喪畧威儀孔氏曰若同宮雖臣妾葬而
後祭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
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
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
亦祭不待三月也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
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註
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散等栗階是一也愚謂同宮謂新死者在殯宮也如同
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舉輕以明重也臣妾且然兄弟
可知凡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不命之士兄弟固有

在父母之殯宮而死者矣若本非同宮雖在喪次而死自當還殯於其寢亦既殯而祭非徒疾病而歸者爲異宮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謂兄弟既殯既葬而爲父母二祥其禮皆然也二祥吉祭不當栗階爲新有兄弟之喪故也雖虞祔亦然者謂爲父母將虞祔而有兄弟死亦如此既殯而祭既葬而祭也殯宮有死者則輟虞祔之祭故小記有既葬不赴虞之事庾氏謂虞祔得爲非也若既葬而祭則葬畢當先爲父母練祥然後爲兄弟虞祔孔氏云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亦散等亦非也

自諸侯逹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釋文嚌才細反啐七內反徐蒼快反

鄭氏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至口孔氏曰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以其差輕故也鄭註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皆卒爵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皇氏云主人之酢爲受尸酢其義非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不主飲食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釋文稱尺證反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愚謂敬者哀禮之兼盡而附身附棺一無所悔者也哀則感有餘而禮或有未盡者也哀者無不瘠瘠則勉爲瘠而情有所未至者也極乎情之哀而見於顏色者足以稱乎其情備乎服之重而見於戚容者足以稱乎其服此能哀之實也方氏慤曰顏色在乎面目顏色稱其情以外稱內也戚容兼乎四體戚容稱其服以本稱末也外不稱其內則色爲僞本不稱其末則服爲虛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鄭氏曰輕者如禮行之末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孔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已喪孝也愚謂此上有闕文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釋文少詩照反解佳買反期音基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孔氏曰三日親之初死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前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顦顇憂戚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釋文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

見乎毋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孔氏曰言而不語謂大夫士言而後行事者故得自言已事而不得爲人講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愚謂三年之喪立不羣行不旅坐不與人俱皆爲其狎處忘哀也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鄭氏曰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孔氏曰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毋姑姊妹出適降服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服視其成人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兄弟之喪自期以下之喪也黃氏榦曰內除外除皆謂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未內除服輕者則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氏曰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釋文瞿九遇反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親者名與親同孔氏曰見似云目瞿聞名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

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顏色戚容必有以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是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也愚謂瞿者瞿瞿然驚貌蓋親喪外除故雖免喪而餘哀未忘若此其餘期喪以下則直道而行之服既除而哀亦與之俱除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釋文朝直遙反及下武叔朝皆同

鄭氏曰爲期爲祭期也朝服爲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愚謂凡祭皆前夕爲期特牲禮請期曰羹飪是也吉時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大祥朝服用朝服之衣裳其冠則縞冠也士祭服元端而祥禫之祭乃服朝服者元端純吉服也朝服素裳與喪服之色相似故祥祭服之

既祭則服麻衣以居其冠無變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禫而綅祥祭縞冠朝服則禫祭綅冠元端與大夫以上之祥祭其服葢與此同其首服則用縞而如弁之制爲之與○鄭氏曰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孔氏曰從祥至吉其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愚謂註疏所言大祥後變除之服皆本於變除禮而變除禮實未足據也大祥素縞麻衣此自祥祭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而元端綅冠此自禫祭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說詳玉藻既禫則纖冠深衣以居以既祥縞冠麻衣推之可

知也深衣者燕居之所常服也麻衣卽深衣但其緣異耳至吉祭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祭元端除喪吉祭當用平時吉祭之服也既祭則朝元端夕深衣復其常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緦者必縞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此言親喪既祥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縞既祭然後反他喪之服愚謂此謂親喪既練而有大功以上之喪者也前言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則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義與此同但前專言父喪將沒而遭母喪此廣言親喪將沒而遭他喪耳蓋三年之葛大功以上之麻皆得變之至大祥之祭則必還服重喪之縞所謂服其除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孔氏曰當袒謂斂竟時也絕踊止踊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巳竟袒踊時也乃襲者謂踊竟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愚謂此謂大夫士於主人於斂畢既卽位而後至者大夫尊不待成禮而拜之反反阼階下之位也改成踊者爲初尙未成乎踊也踊以三者三爲成士卑成禮而後拜之不改成踊爲巳成乎踊也若至在主人卽位之先則於降卽位時皆先拜之乃卽位而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釋文犆音特同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

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少牢虞依常禮用少牢也卒哭謂之成事言成吉事也祔祔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也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依平時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明虞與卒哭不同徵破先儒之義愚謂卒哭之祝辭曰哀薦成事故卒哭謂之成事士虞用特牲與平常吉祭同士虞記不言卒哭祔用牲之異則與虞祭同特牲也下大夫虞用犆牲與士同而卒哭與祔皆少牢則隆於士也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與祔用大牢則隆於下大夫也上大夫之虞下大夫之卒哭與祔其牲皆平時吉祭之牲

也上大夫之卒哭祔加於吉祭一等而用大牢下大夫之虞降於吉祭一等而用犆牲或隆或殺亦視其宜以爲之等而已士遣奠進用少牢檀弓曰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則上下大夫遣奠皆大牢矣練祥之牲蓋各與其卒哭與祔同與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稱昌升反徐尺證反

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孔氏曰此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愚謂此謂卜葬日命龜之辭告神謂之祝非謂大祝小祝之屬也士喪禮卜葬祝無事焉子

孫曰哀三句謂所稱主喪者之辭也子孫曰哀子某哀孫某夫曰乃某兄弟相爲直稱名而已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謂所稱死者之辭也伯子謂其居長者也其辭曰弟某來日某卜葬其伯子某甫若仲叔亦各因而稱之卜葬其弟則曰季子某上言兄弟下但言伯子某舉一端以發其凡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釋文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孔氏曰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愚謂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葢哀深故病病故資杖以扶之此惟脩飾之君子能之而非可槩諸愚不

肖之人也故杖本爲有爵者設而其後乃推而用之庶人蓋亦予之服以責其情而使之企而及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杖所以服至尊乃以之隨歠而輠輪則其鄙褻甚矣故自是有爵者始杖而庶人不復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釋文飯扶晩反

飯以米貝實死者口中也士喪禮布巾環幅不鑿言不鑿則當有鑿者蓋大夫以上之禮也士飯不鑿巾者士覆面之巾短不逮於口不必鑿而可以飯也大夫以上巾長逮於口下故必鑿之乃可飯公羊賈鑿巾以飯以士而僭大夫之禮也○鄭氏謂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則有鑿巾非也大宰職大喪贊含玉贊謂助王也王親含而大宰助之猶士親含而宰洗柶建于

米以從也然則王猶親含矣飯含之事豈有主人不親而直使他人執其事者乎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氏曰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孔氏曰冒所以揜藉尸形未襲之前事須沐浴自旣襲以後以至小斂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至小斂之時則以衣總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愚謂未襲以前沐浴衣尸雖形而未可設冒故言襲而后設冒后非衍字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旣遣而包其餘猶旣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旣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旣

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釋文遣弃戰反裹音果與音餘夫音扶卷紀轉反又厥攙反歸如字徐音匱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甯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孔氏曰或人言喪禮既設遣奠事畢包裹遣奠之餘以去猶如生人食於他家食畢而裹其餘相似君子食於他家不應裹其餘食以去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愚謂或人謂既食而裹其餘則傷於廉非君子之道今既遣而包其餘是不以君子之道處其親也大饗諸侯相饗也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乃主人之所以待賓而非賓之所自取則初無傷於廉也父母家之主今長往不返其奠餘之物乃俟主人而送之正與待賓

客同是乃人子之所以數其哀也再言子不見大饗乎所以深曉或人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釋文爲于僞反與音餘）

鄭氏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言非是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閒孔氏曰此語接上之辭故鄭云滅脫與語助也言非爲人之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氏曰謂受閒受賜者也孔氏曰此論身有喪拜謝之禮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愚謂喪拜有二法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也吉拜頓首之拜也其異者尙右手耳說詳檀弓上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

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釋文遺於季反下文同必三如字又息暫反

鄭氏曰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薦於廟貴君之賜

孔氏曰衰絰而受之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愚謂喪不食肉飲酒故遺之酒肉必三辭至其不可辭而後受之也於受之特言主人者明雖在喪不使人代受也在喪衰絰不離身特言衰絰以受之又明不爲受賜變喪服也薦謂薦於死者受而薦之榮君賜也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鄭氏曰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愚謂從父兄弟大功之服也言此則期喪以上既卒哭不遺人可知

矣然可也者畧許之辭則不若不遺人之爲尤得也○

自非爲人喪至此明在喪受問遺之法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釋文縣音元期音基剡以漸反下同剡徐以漸反

鄭氏曰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愚謂剡削也斬之痛深剡之痛淺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鄭氏曰功衰旣練之服也孔氏曰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然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

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之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服以服之申骨肉之情也賀瑒云新死者服輕不爲制服往哭之則暫服其服事畢反

故服也庾氏云此謂小功以下之親始聞喪不爲制服
至於往弔哭乃服其服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
實通初喪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髽服五服
之服而往彼哭也愚謂三年爲父既練衰七升與降服
大功同爲母既練衰八升與正服大功同故曰功衰曾
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功衰
雖不弔人若有五服之親喪則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
之此雖承功衰而言其實未練亦然檀弓曰有殯聞遠
兄弟之喪雖緦必往皇氏謂實通初喪是也大功之麻
變三年既練之葛此僅服其服而哭之賀氏庾氏謂惟
據小功以下輕喪亦是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
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鄭氏曰諸侯

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孔氏曰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愚謂諸侯絶旁期惟尊同乃服非尊同雖所不臣不服也若適哭諸侯則不得云往哭此自諸侯達諸士惟據功衰不弔而言如有服以下特謂大夫士之禮耳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釋文禫大感反○自十五月而禫以上十八字舊在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上鄭云當在練則弔上

鄭氏曰此謂父在爲母也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愚謂此謂父在爲母及爲妻之服也爲母本三年以父在而降周景王有后與大子之喪而叔向謂其有三年之喪是妻之喪雖非三年亦本有三年之義以不敢同於母而降凡期之喪至十三月於主人之練而除若無

三年者則亦於十三月而除惟父在為母及為妻則有練有祥有禫與三年之喪同以其本由三年而降也既有練有祥有禫則其變除之服亦悉與齊衰三年同矣十一月而練者以期喪皆十三月而除此練後尚有祥禫故視三年練祭滅其二月也十三月而祥者凡期喪以十三月而除此亦於大祥而除衰杖也十五月而禫者三年之喪祥禫中間一月故此亦祥後二月而禫仿三年之禫而制之也三年之喪練不弔此練則弔者為其去除喪之期近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石經無而字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綍之屬愚謂既葬大功弔者謂大功既葬可以弔人也哭而退不聽事者言大功既葬弔人哭畢卽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為其忘已

哀也孔氏曰期喪練弔亦然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釋文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庾云有大字非

鄭氏曰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孔氏曰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執事擯相也愚謂大功既葬乃弔此期喪未葬卽弔者蓋以殯不在己族故也然則凡姑姊妹之大功皆如此而大功既葬而弔專爲本族之服矣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釋文與音預

鄭氏曰禮饋奠也孔氏曰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問云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

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釋文封彼驗反又如字

鄭氏曰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恤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作祔孔氏曰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謂經會他處相揖者也恩微深故柩出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相見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祔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體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註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愚謂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若通而言之皆謂之弔也此所言相趨之等蓋皆與死者恩誼淺深之異也相趨謂嘗相聚會而趨就若檀弓趨而就子服伯子於

門右是也相揖謂嘗相聚會而相與爲禮若陳司敗揖巫馬期是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釋文坎口敢反○鄭註坎或爲壙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少長皆反優遠也孔氏曰鄉人同鄉之人也盈坎者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五十始衰故窆竟孝子反哭老者亦從孝子反也四十强壯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少長皆從主人反優饒遠者○從三年之喪至此明弔喪之節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釋文視如

字徐市志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疑猶恐也愚謂目昏則視不明耳瞶則聽不聰肢體憊則行不正心志昏則不知哀四者皆哀毀之過也病謂病其不知禮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釋文人食之音嗣

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孔氏曰親族不多若非親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至忘哀愚謂期三年之喪既葬適人雖其黨不食也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則外此皆不食矣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釋文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呂氏大臨曰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喪大記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强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釋文瘍音羊創初良反

鄭氏曰毀而死是不重親〇自喪食雖惡必充飢至此明居喪毀瘠節制之事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釋文免音問堩古鄧反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孔氏曰從柩謂送葬從柩去時也反哭葬竟還時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送柩反哭於道得免非此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及郊而後反著免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氏曰言小功以上各在其服限如此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士虞禮沐浴不櫛鄭註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註云彌自飾此雖士禮大夫以上亦然愚謂虞祔練祥必沐浴接神宜自潔也非是則否哀不在於飾也緦麻恩輕雖沐浴可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釋文辟音避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也不辟涕泣至哀無飾也孔氏曰小功請見人可也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

而皇氏謂見人爲執贄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贄相見乎愚謂凡相見之禮賓主以摯相授此執摯謂受賓摯而執之也大功之喪若尋常人來見已則可見若人執贄見已則已不可見之而執摯也大功如此則疏衰可知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釋文期音基

從政謂出而從國家之政也禮運曰三年之喪期不使蓋三年之喪祥而從政者正也期而從政者權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鄭氏曰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孔氏曰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父之兄弟於已爲叔伯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父與子同有諱也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父之姑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是已與父同爲之諱也愚謂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又諱及曾祖者蓋父逮事其父故爲其祖諱已又逮事其父故又爲父之祖諱也不言父之父母者王父

母與父同諱則父母可知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

若不逮事父者皆不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

鄭氏曰母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舉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氏曰從祖昆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宮中旁側其餘處皆爲之諱也愚謂母之諱於已小功親也妻之諱於已緦親也皆不在應諱之限故母之諱在宮則諱之妻之諱在其側則諱之出宮則不諱矣上

文子與父同諱雖盡曾祖之親然皆父之尊長與其兄弟也從父昆弟父報服期然卑屬也父不爲之諱於巳爲大功亦不諱若從祖昆弟視從父昆弟又疎乃反諱之何耶且親之有諱不諱爲恩之有淺深也從祖昆弟乃小功之親雖與母妻之諱同其恩非因而加隆也何以遂當爲之諱耶疑此文有譌脫耳註疏之說葢未必然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釋文冠古亂反下同三息暫反○鄭註雖或爲唯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孔氏曰冠於次者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愚謂以喪冠者謂既及冠年而遭

喪則於成服之日就喪次而冠之雖三年之喪可也者冠爲嘉禮而三年之服尤重疑非用嘉禮之時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然則齊衰大功得因喪而冠可知矣入者入於殯宮也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蓋若見之然此三年之喪以喪冠者之禮也若冠年在遭喪之明年則因變除而冠其禮亦如之其非三年之喪則冠畢至明日朝夕哭乃入即位也○孔氏曰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乃可冠矣愚謂因喪而冠者固當以成服之日或變除之節然士冠記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則冬夏皆可冠初無限以二月之法因變除而冠喪在隔年至明年受服乃及冠年者則然然亦惟齊斬之服有此若大功小功則喪末可用吉禮而冠矣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釋文取七住反又如字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巳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孔氏曰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也下殤之小功不可冠取若長中殤之大功理不得冠取矣愚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皆以卒哭後爲末蓋喪以卒哭練祥爲變除之大節期功之喪自卒哭以至除喪其間别無變除故止爲一節而皆謂之末也昏禮攝盛視冠爲重

而嫁子則禮成於壻家取婦則禮成於巳家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未可取婦也下殤小功之末非但不可取妻且不可冠以其本齊衰之親也則齊衰之末不可冠取明矣然上言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則齊衰以下得因喪冠明矣此又言大功小功之喪至喪末乃用吉禮冠者葢因喪冠爲不欲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也然喪有輕重而應冠之人亦有當室不當室之異故或因喪服而冠或待喪末用吉禮而冠也說詳曾子問

禮記卷四十一終

貢生秦順後學周異操校栞